

哲学史

03 古希腊智者派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撰写

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我希望你们现在对他们的思想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了解。他们通常被视为前科学的宇宙论推测，但贯穿所有这些推测，并在某种程度上贯穿其根本的，是他们试图理解自然界的有序统一、城邦的有序统一以及个人道德生活的有序统一（至少应该是这样）之间一个如此引人注目、非凡的相似之处。由此，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

思考伦理时，要立足于现实的本质。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现在，当我们谈到诡辩家时，我们发现，虽然并非所有诡辩家都是如此，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在反抗过去发生的事情。

他们不喜欢这样。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我们一直强调的两点，再加上我们顺带提到的第三点——他们试图理解或初步发展某种上帝概念——他们对此也持怀疑态度。所以，实际上，诡辩家们首先表现出的，是对认识现实真相的可能性的怀疑。

关于自然。在希腊人看来，“自然”一词仅仅指“存在之物”。他们对认识现实真相持怀疑态度。

就好像他们不想卷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元论者、多元论者等等各种派别之间的争论，而是实际上是在诅咒你们所有的阵营和你们的整个事业。他们根本不想要它。他们放弃了它。

他们抱怨的比如，我们总是面临不同立场之间的不相容性。或者，尤其是在近年来，人们有时称之为某些立场的不可通约性。你根本无法将一种立场翻译成另一种立场。

它们根本不搭调，完全不协调，根本无法融合。

此外，还存在论据均势的问题。均势简单来说就是支持某一立场的论据与反对该立场的论据权重相同。也就是说，支持某一立场的论据会被支持另一立场或反对该立场的论据所抵消。

真相，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论据。

论证等价性的论证是一种典型的论证方式。它再次强调了不同选项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当然，所有不同观点之间都存在着不相容性和矛盾性。

所以，如果诡辩家们不喜欢并拒绝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在前科学宇宙论中所做的工作，那么他们不去探求真理，而是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放弃对知识的追求，转而从事修辞学，试图用非逻辑的手段来说服他人。你看。

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诡辩家们似乎更热衷于修辞而非哲学，更热衷于修辞而非任何科学。请记住，直到1800年左右，“科学”一词仅仅是指某种理论知识。

所以，他们对宇宙论持怀疑态度。此外，他们的兴趣在于实际事务而非理论问题。在实际事务中，至少按照前苏格拉底的思想脉络，人们会预期伦理问题会浮现出来。

他们关注美好有序的生活，其道德观根植于事物的本质。但诡辩家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更倾向于将道德视为约定俗成的。

这仅仅是一种社会共识、社会实践，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契约，因此相当相对主义。他们更注重取得成功、赢得辩论和论证，而不是追求真理和正义。你看。

至少从他们的一些残篇以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在智者身上看到了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的态度。只不过，智者没有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他们根本没有形而上学。

于现实本质、并受某种理性原则支配的观点。不，在德谟克利特看来，事物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偶然性。所以，运用你所掌握的知识去享受生活，但要避免过度放纵。

没错，有些诡辩家确实是享乐主义者，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拒绝接受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出现的自然道德律观念。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基于事物本质的自然道德律观念。

与其反对它，不如采取伦理相对主义的替代方案。对伦理相对主义进行相当彻底的探讨。如果您有兴趣更深入地研究这类问题，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近期的著作非常值得您关注。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现任教于圣母大学，他撰写了一套三卷本的著作，我稍后会提及，这套著作探讨了伦理学在这方面的历史。他认为，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角色伦理学中转移开来，因为在角色伦理学中，不同方法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可通约之处，那么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他并没有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相对主义（因为他同样反对这种观点），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一种强调美德的伦理学。

这种传统根植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在这方面的最新著作名为《道德探究的三种相互竞争的版本》。

其中一种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伦理观，它将伦理视为一门不断积累的科学，直至我们对善、义以及其他一切事物达成完全共识。另一种伦理观则以尼采等人为代表，完全相对主义，因此最终回归到对权力的追求而非对正义的追求。这与某些诡辩家的观点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第三种是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德性伦理。他认为托马斯·阿奎那对此进行了更充分的阐述。所以，这非常有趣。

这就是当今伦理理论辩论的前沿所在。有趣的是，它在很多方面都与古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根据麦金泰尔的说法，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伦理现状——确切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伦理现状，因为他是在80年代写这本书的——即使现在已经是90年代，要理解90年代的伦理现状，就必须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

你看，这就是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故事。另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诡辩家们对了解上帝抱有怀疑态度。

如果真有神或众神的话。现在，看看我们从诡辩家那里摘录的一些例子，你就会明白这一点。请参阅考夫曼著作第53页。

第53页。那里摘录了普罗泰戈拉的一些简短段落。其中第一段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我相信你肯定听过这句话。从本质上讲，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好的。

你在第一段底部就能看到，第53行。衡量万物的标准是人。衡量存在的标准是它们存在本身。

对于不存在的事物，它们就不存在。好吧。谁来定义什么是存在呢？你看。

个人似乎成了评判者。是我们自己构建了真理。真理似乎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非发现的过程。

这番话颇有意思，它预示了当今社会有时会出现的类似情况。你们当中有人读过艾伦·布鲁姆几年前的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吗？你们或许还记得，他在书中抱怨说，当代大学生说话的方式仿佛真假难辨。仿佛真假难辨。

对错与否？不，价值观由我们自己设定。

你看，对我而言的真理，对别人而言可能并非如此。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人公的这句格言常常被视为相对主义的缩影。再看看下一页，第54页，第4段，关于神的内容。

我无法得知它们是否存在，也无法了解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子。阻碍我们获得这些知识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主题的晦涩难懂以及人生的短暂。

或许我们都认同这个主题晦涩难懂，人生短暂。但请注意，他对知识的可能性抱有一种普遍的悲观态度。还有一点很有意思，6B，那句“让弱者成为强者”的小格言。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但让弱者为强者效力，这听起来很不合常理。你看。

仿佛一切都颠倒了似的。好吧，这是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接下来的选段选自《高尔吉亚篇》。

这里的怀疑态度非常明显。顺便一提，这段文字选自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的著作，我记得是他的《皮浪主义纲要》。

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是一位罗马作家，他试图对历史上的怀疑论进行某种形式的概述。因此，高尔吉亚的著作就出现在其中。请注意开头概述的三个要点。

1. 不存在任何事物。
2. 即使存在，也是不可理解的，无法被认知。
3. 如果它能被理解，如果你能了解它，它就是无法交流的。你无法谈论它。现在，很难找到比这更彻底的怀疑论了。

什么都不存在。你说你也不确定。好吧，就算有什么东西存在，我也无法知道它是什么。

或许我不能确定。但即使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不能谈论这件事。

你看，注意这个限定词，“嗯，我不能确定”，但即使我知道，因为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无法肯定任何事物的存在。因为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

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能这么说，他就不是彻底的怀疑论者。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只能说，“就我所知，我什么都不知道。”

据我所知，什么都不存在。好吧，如果真有什么存在的话……所以，这就是《亲爱的老高尔吉亚》里的内容。请注意他在罗马书2章，也就是第55页第一列底部是如何阐述这一点的。

如果思维的概念并非现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思考的并非真实存在，那么现实就无法被思考。现实无法被思考。如果我们无法思考它，那么现实就无法被思考。

所以问题在于，思想与现实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他大概认为真理是思想与现实之间某种对应关系的体现。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对应关系，那么显然我们就无法思考现实。

或者看看罗马书3章，他在那里谈到沟通的问题。在那段的第六行，他说：“我们用来沟通的就是言语。”

言语与存在的事物并非同一概念。因此，我们交流的并非存在的事物，而仅仅是言语。归根结底，言语永远无法精确地表达可感知的事物。

可感知物显然就是我们所感知的事物。语言永远无法精确地表达我们感知到的事物，因为它与感知物本身不同。而且，每一种感觉器官都能感知到可感知物。

语言使用另一种感官。因此，由于视觉对象只能呈现给视觉器官，不同的感觉器官之间无法相互传递信息。同样，语言也无法传递任何关于可感知事物的信息。

所以，如果任何事物存在且可被理解，它就无法被传达。结论。但在后续材料中，请注意还有哪些内容被归于高尔吉亚名下。

看看海伦身上的那件圣衣。第一段。他所说的这些美德是什么？一座城市的荣耀在于身体的勇气、灵魂的美丽、行动的智慧、言语的德行和真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赞扬值得赞扬的，谴责应该谴责的。

现在请注意这些美德的结合。你看，说到勇气 and 美德，嗯，那正是古老的英雄美德。明白了吗？英雄美德。

他所说的智慧究竟是什么意思，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个词可以翻译成谨慎。而谨慎可能仅仅是指考虑到后果而为自己着想。

看来高尔吉亚在这里谈论的是英雄式的那些美德。这些美德在早期希腊人中就已出现，并受到赫西俄德等人的批判。这些人更关注正义，而非勇气、容貌等等。

好的，请继续阅读，看看同一页上的第八段。言语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能以最微小、最不易察觉的形式成就最神圣的事业。它可以消除恐惧，抚慰悲伤，创造喜悦，增进怜悯。

这就是修辞的力量。当然，你肯定知道被某些演讲、某些人的话所打动是什么感觉。你可能已经不记得马丁·路德·金那篇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了。

我记得当时坐在电视机旁，听着、看着，真想站起来欢呼。修辞的力量真是无穷。嗯，看看对面页的第12段吧。

言语劝服等同于武力绑架。哦，我别无选择。在第13节中，言语加上劝服，也能在人的灵魂上留下任何它想要的印象。

善于操纵。第14条指出，言语对灵魂构成的影响，可以比作药物对身体状态的影响，使人昏昏欲睡。

好的。所以高尔吉亚看到的是善与恶的巨大潜力。然而，你如何用修辞学来定义它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嗯，我想关于高尔吉亚就说到这里吧。还有一位智者，我们没有他的选集，但他肯定在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录中出现过，尤其是在《理想国》中，他就是特拉西马科斯。

斯图姆夫在其关于智者的论述中也提到了他。但“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这句名言被认为是特拉西马科斯所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 权力即真理。掌握权力的人才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这正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900年前后撰写的《道德谱系学》一书中阐述的论点。

的确如此。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特拉西马科斯可以被视为伦理相对主义者。但伦理相对主义者认为，道德说服背后的力量是修辞的力量。

那么，修辞究竟有何重要之处呢？在于它诉诸情感而非理性。顺便一提，为了强调这一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身体前倾，用一种修辞手法说道：“它诉诸情感，我这么说就抓住了你的情感和感受。” 修辞本身并没有错。

诉诸情感是错误的。但当理性被关闭、绕过、麻痹或麻醉时，操纵情感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区别。

现在，这引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对比，我们将在探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着重分析这一对比。这种对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深思熟虑的思考、反思性的论证和哲学探究，二是运用修辞。那么，你打算如何影响人们的观点呢？通过哪种方式？仅仅是通过修辞手段操纵情感吗？还是仅仅依靠深思熟虑，从而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

这就是诡辩家的画像。有人说，这并非全貌。的确，这里还有一段来自同一时期安提丰的诗选。

正如我们编辑的注释所指出的，他是否是一位诡辩家尚存争议。而安提丰在这种冲突中似乎是正义的一方，而非邪恶的一方。

请看第59页，安提丰在那里说：“正义就是不违反自己作为公民所在国的法律。一个人如果能在有证人在场时遵守法律，在没有证人时遵守自然法则，就能最好地践行正义。”现在请注意，自然法则……

法律的法令是人为强加的，而自然法则才是必然的。那么，更高的权威在哪里呢？法律的法令是人们协商的结果，而非自然发展的结果。

然而，自然法则并非取决于你的同意。如果你不认同某条自然道德法则，那只能怪你自己。这并不会改变道德法则本身，而是会影响你。

人们不遵守十诫，这并非是对十诫本身的批评；批评的是那些不遵守十诫的人。你看，这就是他想表达的观点。所以，如果一个违背律法的人能够逃脱那些遵守律法的人的惩罚，那么他就能免受耻辱和惩罚。

如果他无法躲避颁布法令的人，那就无法逃脱惩罚。他会被抓获，受到惩罚。但是，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自然法则，即使他躲过了所有人的侦查，其罪恶也丝毫不减。

即使所有人都看到了，弊端也不会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因为某种观点而受到伤害，而是因为事实真相。

所以，安德顿显然站在赫西俄德和索福克勒斯这类人的一边。这样看来，这种转变就变得清晰了。看看第60页的顶部，你会看到另一段。

我们敬重出身高贵的人，但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我们既不敬重也不尊重。在这方面，我们如同蛮夷一般。

哦，英雄美德不算数。你看？出身高贵。举止高贵。

那些都不算数。在这方面，我们就像野蛮人一样。从本质上讲，我们生来就是一样，无论是野蛮人还是希腊人。

所有人都有权遵守自然法则，这是强制性的。所以，到了这一步，对比就非常明显了。有什么评论或问题吗？你看，这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哲学上的分歧，例如我们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里看到的那种分歧，是否意味着最终只能走向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关于真理和善？不，未必如此。难道唯一的出路就是用修辞和权力来取代对知识的追求吗？当然不是。

不一定。但你看，如果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能够证明知识是可能的知识理论。明白了吗？也许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不追求知识，而在于他们追求知识的方法不够系统。

他们是在猜测，是在盲目摸索。有点像是理性的推测，编造一些看似合理的故事。

与其说是解决问题、探讨议题、克服困难，不如说是得出某种结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某种认知方法论，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方法论。

而这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满足了这种显而易见的需求。当然，试图理解知识的本质及其与认识方法之间的关系，正是哲学中被称为认识论的分支。

因此，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议程中隐含的那部分内容，从柏拉图开始，就变成了哲学议程中明确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谈到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和智者学派。接下来是苏格拉底。

智者学派，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嗯。不。不，如果你还没读过斯图姆夫的著作，当你阅读其中的内容时，你会发现一些关于他们风格的观察。

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流派，也并非都聚集在一处。“智者”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智者”。

因为他们自诩拥有智慧。他们被大众普遍认为是智者。他们通常四处游历，在各个城市、州或其他地方停留一段时间，教导年轻人。

你看，那些四处游走的教师，他们声称要教导孩子们关于善的事情。

但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你看，人们抱怨的是，他们没有教给孩子们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真理的知识，而是在教他们修辞技巧，教他们如何作为一个出身贵族的年轻人，在公共领域取得成功。

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因此，柏拉图把他们视为背叛真理和正义遗产的叛徒，而他们本应传播这些遗产。

你看。是啊。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合作。

更确切地说，是少数几个人提出了这类思想。好了，现在让我谈谈苏格拉底。此前，我几乎一直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名字互换使用。

好吧，再一次，看看斯图姆夫是怎么说的。苏格拉底似乎被雅典人视为又一位智者，就像智者学派一样，或许在他们看来，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属于同一类人。也就是说，他被同辈人不加区分地接纳了。

你看，智者们的也是如此。但苏格拉底不同。他与众不同。

他发展出了后来被称为苏格拉底教学法的教学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他的母亲是一名助产士。

他说他从事的是同样的行业。他就像一位知识助产士，帮助人们孕育出他们脑海中的想法。这些想法需要被公开，接受检验。

所以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视为一种修行，他是一位精神上的助产士。为什么？为了让人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灵魂能够得到恰当的发展、滋养和磨砺。他主要关注的不是成功，而是人类灵魂的道德培育。

灵魂的关怀。当我们谈到柏拉图时，会发现他也秉持着同样的理念。提升灵魂是柏拉图所关注的。

哦，柏拉图显然认识苏格拉底，并沿用了他的方法。碰巧的是，柏拉图的教学和著述更加系统，因此他的著作得以流传至今。在许多对话录中，苏格拉底都是主角。所以，当我们谈论苏格拉底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录所了解的苏格拉底。

关于苏格拉底，我们只能从其他希腊作家那里了解到一些零星的信息。不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格拉底是思想的萌芽者，柏拉图更为宏大、更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正是由此发展而来。

苏格拉底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广为流传，因为只有当你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灵魂的状态，才能进一步滋养你的灵魂。而这种灵魂的滋养和关怀，正是他毕生关注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做了些什么呢？首先，他努力引导人们思考真理、善和美德。

如果你仔细看看我给你的柏拉图对话录清单，你会发现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关于不同问题和不同美德的对话。柏拉图的《理想国》整部都在探讨“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它以苏格拉底和其他一些希腊人——其中一些是智者，比如卡利克勒斯和特拉西马科斯——之间的讨论开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特拉西马科斯说，正义，哦，那是强者的利益。

利益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正义当然是让强者受益的。强者。是的，那些拥有更多权力、更多力量的人。

哦，你的意思是，如果奴隶们因为身体状况更好、力量更强而推翻统治者，那也完全合情合理，因为这符合强者的利益？不，我没这么说。那你是什么意思？于是，特拉西马科斯不得不修正他最初的言论，修正他最初草率的假设。

现在，这种通过不断提问来引导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使其不断深入，直到自相矛盾之处暴露出来，荒谬的结论浮出水面，或者真相开始显现——合理、可信、一致——的过程，就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就是思想的助产术。

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辩证法的雏形。不过，不要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的概念混为一谈。那是后来对该术语的用法。

这种辩证法的概念实际上源于该词的词源。他们用“思考”这个动词来拼凑。当然，“逻辑”（Logos）是与之对应的名词。

Dia 是介词，意思是“通过”。所以，辩证法其实就是仔细思考某事。没什么特别的。

认真思考。但要通过探究式思考来思考：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蕴含着什么？它与这个逻辑一致吗？它还有哪些推论？我们偶尔会在课堂上尝试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我通常会在入门课程的第一天尝试这种方法。

在分发课程大纲之前（你们有些人可能还记得），我会在黑板上写下“哲学”这个词，然后说：“你们既然选了这门课，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选这门课，那么请告诉我，哲学是什么？”我会得到一些粗略的定义，显然这些定义并不完善，你们有些人可能还记得。然后，我们会运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质疑、挑战各种观点，逐步完善，直到我们最终形成一个可以长期接受的理论。这就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

我在读研究生时有一位老师会时不时地用到它。我记得有一次在一次关于哲学新近著作的高级研讨课上，我对我们正在阅读的内容发表了一些评论，教授说：“好的，继续。”于是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好了，接下来怎么办？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好想想，伙计，好好想想。运用辩证法，仔细思考。

好的，这就是方法。他追求的是什么？就苏格拉底而言，是了解真相，了解道德理想，了解美德。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爱？友谊呢？勇气呢？等等等等。

所以，苏格拉底的贡献意义重大。现在，你们都知道苏格拉底的故事了，他曾被指控腐蚀雅典的青年。

没错，教人思考的确是一件危险的事。的确，当年轻人开始思考他们不希望他们思考的事情时，家长和选民往往并不乐意。嗯，这的确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在余生中一帆风顺，就不要从事教育事业。但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却甘愿接受这一切。即便到了最后，他仍然拒绝退缩，以逃避死刑。

即使在前一天晚上有机会逃跑，他也拒绝了。他在道歉中说道（虽然这部分内容没有被指定，但确实在课本第90页），困难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避免不义。他背弃了自己曾经因为相信正确而做的事情，背弃了这种信念，背叛了真理。

他在另一处说道，如果人更高尚的部分——灵魂——被摧毁，那么生命还有意义吗？灵魂因正义而升华，却因不义而堕落。这听起来几乎与耶稣所说的如出一辙：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看，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关切就在这里。良法和公正的施行之于灵魂，正如药物和锻炼之于身体。

正如这其中所暗示的，他看到了城邦在这方面的作用、政府的职能以及他的政治思想。事实上，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你会发现著名的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伯里克利受到了批评。柏拉图认为伯里克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重视理性和美德，并且引用了阿那克萨戈拉关于理性和努斯（nous）主宰万物的观点。在内政方面，伯里克利做得还算不错。但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他所奉行的并非像内政那样追求人人平等的公正，而是权力！你明白吗？即使在国内，他的一些政策也奖励了那些游手好闲、贪婪成性的公民。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他似乎奉行的是“善待朋友，恶待敌人”的原则。

正义意味着善待朋友，恶待敌人。柏拉图不会这么认为。明白了吗？不，因为伯里克利滥用了他强大的修辞能力。

他本应利用这个机会在人们心中播下节制和正义的种子，消除一切不公正的念头。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徘徊在相对主义修辞家的传统和那些相信客观正义根植于事物本质的人的理性诉求之间。

伯里克利。哦，柏拉图批评诗人。荷马。

哦，听着。他既没有当过政治家也没有当过军事顾问，却写这些东西，全是照搬别人的。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判断。

荷马。你看，这就是他为什么说艺术只是对某物的模仿的原因之一。荷马只是在模仿。

他模仿荷马，但尤其批判诡辩家。你看，他们用花言巧语追求财富和权力。

他们无法对善恶做出有意义的区分。而且，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贯穿着对诡辩术的批判。是的。

诡辩家的修辞。一直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谈到了诡辩家的谬误。

即使在现代英语中，我们也有了“诡辩术”这个词。诡辩术指的是听起来高深莫测，但实际上并不理性的言论。